

戎馬生涯

(十一)

李品仙

春暉未報墨經從戎

從武功出席軍事會議回到甯陽，即接到家中來電告知母親去世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真是五內俱裂無限悲痛，想不到父親和母親都不能在臨終見到我這兒子一面，他們是如何帶着不滿足的牽掛之心以去，我也將遺憾終生。

得訊後，一面準備束裝回籍奔喪，一面電呈委員長及李長官請求准予解職。旋奉李司令長官轉來委員長的覆電如下：『樊城李副司令長官鶴齡兄，來電驚悉令堂莫太夫人仙遊，至深痛悼，兄秉性純孝，素所欽佩，唯大敵當前，正賴戮力疆場，掃除醜虜，所請辭職奔喪，應毋庸議，特飭庫撥發治喪費陸千元，希飭員具領為盼，中正印李宗仁轉。』回家奔喪既不獲准，只好就地設靈遙祭，遵禮成服。因軍事倥傯，敵軍朝夕可至，為免各袍澤奔走弔唁，貽誤戎機，亦不敢對外宣佈。

先母莫太夫人是本鄉孔林莫鎮南公的次女，淵淑端雅，精於女紅，幼時並得外祖父鎮南公親自教讀，故略通書牘，曉暢事理，二十歲與先父卿續公結婚，主持家政有條不紊，侍奉姑嫜彬彬有禮，上下和睦，鄰里莫不稱賢，先父自登科食廩，即經常在梧州教學，家中一切均由先母負責。我家本屬小康，而先母外則督導耕稼，內則躬操井帶，夙興夜寐，節儉勤勞，對子女之哺育管教尤不敢假手他人，飢食寒衣，有病則晝夜護侍唯恐不周，有過則詞色俱厲毫不寬假。我弟妹等共有六人，均依次成長自立，皆吾母管教有方所致也。

我年十五赴桂習陸軍，我母初以我年幼離鄉背井，力加阻止，及後經我婉為陳說，獲知此行關係國家造才，亦為個人報國千載難逢之機會，乃毅然應允，並諄諄以珍重身體、努力學業、尊敬師長等相訓誡。自此之後由軍校而入伍服役，

長年在外，甚少回家，即偶爾返里省視，亦祇能小作勾留，席不暇暖，實未嘗稍盡人子之職。而我在民初之十餘年間，因戰事頻仍常親冒矢石，固知我母為兒常憂懷戚戚也。

民十二年時，我任職湘軍，曾迎先母至湘，原期母子長此相依謀菽水之樂，無何北伐戰起率軍離湘。嗣於民國二十四年又迎養於桂林，時吾母雖近七十，而健康如故，曾以為可克享遐齡，容我略贖前愆，不期又抗戰軍興，奉命赴京徐作戰；而從此人天永隔，永無報答之期，與念及此，能不痛哉！

又憶及先父績卿公於民十八年病逝香港，其時我正參與北伐，軍事雖已告終，而因事滯留北平，未能及時返港親視含殮，已是遺憾無窮，今嘗帷見背，又不獲撫棺哀泣；嗚呼，吾母！生我劬勞，生不能晨昏定省，死不能親視含殮，為人子者能不悲乎？！

是年冬季，天寒夜永，思母嘗難成寐，曾寫
 哭母詩一首，以誌哀思。

武功會罷返荆襄，噩耗驚傳慈母喪；
 風暗西天悲靜樹，魂招南海泣高堂；
 極峯垂訓忠爲首，墨經從軍孝豈忘；
 苦塊不曾親殮視，春暉未報慟肝腸。

敵軍佔有武漢之後，發現仍不能迫我屈膝，
 達成其侵華的迷夢，於是改變戰略。日寇首相近
 衛文麿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下旬發表所謂「中
 日兩國調整關係基本政策」之聲明，倡言不以國
 民政府爲對手，而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
 「東亞新秩序」，誘騙汪逆兆銘往南京，後來成
 立偽政府。同時着手經濟封鎖與疲勞轟炸，企圖
 枯竭與瓦解我抗戰之物質與精神力量。

我最高當局高瞻遠矚，早已立定長期抗戰之
 國策，並早在二十七年四月頒佈抗戰建國綱領，
 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及武漢失守，日寇發出所
 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哀鳴，顯然日本軍閥對
 我長期抗戰的決策已感身陷泥淖，黔驢之技已窮
 了。

我五戰區各部隊於武漢棄守之後，主力撤至
 鄂西北，控制荆、襄、隨、棗，與撤入大別山之
 一部經常東西呼應向平漢線進擊，使佔領武漢之
 敵猶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至二十八年春，日
 寇遂發起對我之攻勢行動；集中其第三、第十三
 二、三月間攻佔京山、鍾祥一帶，隨後於四月底
 發起對隨、棗方面之攻擊。

當時我爲確保襄、樊，控制隨、棗地區，乃

一面鞏固桐柏、大洪山兩游擊根據地作襄、樊之
 屏障，一面令各軍依消耗戰之指導，逐次抵抗，
 誘敵深入並不斷求取有利機會予以打擊。其部署
 情形概略如左：

(一)當時本戰區防守之地區概自桐柏山以南，
 武勝關以西，巨大洪山以南，鍾祥、荊門
 以北之線。在此地區內，大洪山概略居於
 防守地區之中央。在大洪山以西爲漢水及
 荆襄公路所經，爲敵進犯路線之一。在大
 洪山以北至桐柏山之間即爲隨縣、棗陽地
 區，有公路西通漢水上游，以及河南之南
 陽，東南經安陸、雲夢通達漢口，爲敵進
 攻之另一主要路線。

(二)戰區之防守地帶以大洪山爲中心區分爲兩
 部份。大洪山以南及以西巨鍾祥、荊門一
 帶爲右地區，由三十三集團軍防守。大洪
 山以北及以東以至桐柏山之間的隨、棗地
 區爲左地區，由我第十一集團軍防守。大
 洪山由三十九軍防守，形成一獨立據點，
 牽制敵軍行動，但歸左地區第十一集團軍
 指揮。

(三)左地區方面，除三十九軍外，另指揮第十三
 軍，八十四軍，及四十五軍之一部。八十
 四軍位置於鹿頭鎮、吳山店地區佔領陣地
 ，並與十三軍連繫，準備予敵側背攻擊。
 十三軍向唐王店、大山廟、天河口、高城
 間地區佔領機動陣地，掩護我軍左翼，並
 準備對敵之側背攻擊。四十五軍之一二五
 師集給於茅次畝、朱家集、長崗嶺地區，

準備策應左地區右翼方面之作戰，與三十
 九軍切取連絡，並與右地區洋梓方面之三
 十三集團軍部保持連繫。我十一集團軍總
 部在棗陽城外設立指揮所，以便指揮。

四月三十日，敵第三師團並以砲兵加強，由
 安陸、應山方面向我八十四軍正面攻擊。該軍一
 七三師及一九四師，於郝家店、徐家店與敵經一
 晝夜之激戰，撤退至塔兒灣陣地繼續抵抗。五月
 二日敵分別在飛機及砲兵之支援下，向我十三軍
 八十九師，一一〇師高城鎮附近之陣地，及塔兒
 灣陣地進犯。我軍奮勇迎擊，曾使敵之攻勢頓挫
 ，死亡頗衆。我一七三師、一七四師與敵發生陣
 地爭奪戰，塔兒灣陣地失而復得達七次之多。嗣
 後敵軍籍使用毒氣挽回其頹勢，至四日我塔兒灣
 陣地陷入敵手，十三軍方面之高城鎮陣地亦受敵
 壓迫而放棄。於是我左翼方面遂轉移至漢水西岸
 防守。五、六兩日，敵分別向天河口、白廟鎮及
 江家河、廬山之線攻擊，戰鬥激烈，敵未得逞。
 惟此時右地區方面，攻佔鍾祥之敵經大洪山西側
 沿漢水東岸地區北上，突破一二七師及一八〇師
 防守之長壽店及豐樂鎮一帶陣地後，迅速向北挺
 進，於六日已竄至襄陽對岸之張家灣附近，將襄
 、樊與隨、棗間之公路交通切斷，且其後續部隊
 正沿漢水東岸向北急進中。敵軍飛機數十架並將
 張家灣附近之公路浮橋炸毀。根據各種情況判斷
 ，敵似企圖包圍我左地區部隊於大洪山北側地區
 。當時四十五軍已退至襄陽附近之漢水西岸，左
 右兩地區之間已失去連繫，我左地區第十一集團
 軍所指揮之部隊無從抽調以對付出現於張家灣附

近之敵，情況頗為嚴重，在棗陽之集團軍總部已非遷移不可。經過與總部幕僚們的一番研究商討，乃即採取如左的處置：

(一) 令八十四軍立即脫離戰鬥經隨陽店向唐河轉進。第十三軍仍退入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區，相機以攻勢行動攻擊西進之敵，並切斷敵後方連絡線。三十九軍仍留駐大洪山一帶，牽制西進之敵，相機向敵後採取攻勢。

(二) 總司令部即撤離棗陽，向隨陽店移動，與八十四軍會合後向唐河撤退。

(三) 建議長官部即移駐老河口，並將左地區十一集團軍之情況報告長官部，及建議爾後左地區與長官部之連絡改為南陽、唐河之線。

荆襄形勢隨棗迴環

總司令部於六日下午五時左右開始移動至隨陽店。入夜後九時左右，接得八十四軍軍長報告，該軍已全部撤出陣地，到達隨陽店與唐縣鎮之間；當即令該軍逕向唐河轉進。七日晨接得棗陽縣政府報告，敵軍步騎兵數千名已入據棗陽。隨縣則於八十四軍撤退後亦為敵軍佔領。

總司令部於隨陽店獲得八十四軍安全轉進之報告後，稍加休息，當夜繼續向唐河轉進，經晝夜之急行軍，於九日拂曉前到達唐河。到達唐河前之當夜，沿途聞左方不斷有槍砲聲傳來。及至唐河即接獲南陽方面之報告，謂有敵軍騎砲約千

餘人已到達新野附近。此時遙望新野方面，天邊一片紅光，在黑夜中非常明顯，當是敵軍縱火無疑。

九日八十四軍已到達唐河附近，十三軍亦已到達桐柏。此時敵軍之大部概已到達陽湖鎮、棗陽附近。總部於是於唐河下達命令，令八十四軍即在唐河、南陽之間選擇陣地，阻止敵之北進。第十三軍以一部留駐桐柏山擔任游擊，其餘部隊在泌陽附近佔領陣地，協同八十四軍阻擊北進之敵。總司令部於下達命令後即移駐南陽。

十日新野失守，該敵繼續北竄。至十二日當敵軍一部竄達南陽時，我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適於此時亦已到達南陽整理完畢。於是我十三軍、八十四軍及第二集團軍開始反攻。河南當地之保安部隊與民衆武力由別廷芳領導，亦協助正規軍四面八方不分晝夜對敵襲擊。桐柏山我十三軍之一部，及大洪山之我三十九軍，則分由南北兩面切斷敵後方連絡線，並截擊敵沿襄花公路後退之敵。同時我右地區之三十三集團軍亦自漢水西岸向東岸出擊。此時竄擾鄂北豫南之敵，因輕裝急進，過分深入接濟應援均成問題，沿途被地方民團突襲損失頗多，加之後方補給中斷，遂成強弩之末，十四日起敵軍紛紛向後潰退，我八十四軍及四十五軍次第收復原來放棄之地區，至五月二十日左右，概已恢復至作戰前之態勢。

敵軍此次進襲隨、棗，可說是輕裝挺進戰術的嘗試。我軍因缺乏縱深部署且部隊的機動力較差，以致令敵狼奔豕突。但敵亦因缺乏持續而均衡的機動力，以致一遇較大的阻擊即行崩潰，而

其所受的損失可能較我軍的損失為尤大。敵軍經過這次教訓之後，直至二十九年夏季以後始終蟄伏於武漢附近不敢蠢動；我軍亦乘機加強整訓。

中央統帥部對此次會戰深為嘉許，旋頒授我干城勳章一枚，以示獎勵。

我在會戰結束之後，一時感興曾寫成七律一首如下：

北斗橫空夜未央，羽書無間馬蹄忙；
荆襄形勢開雄鎮，隨棗環迴作戰場。

滅竄計成擒豎子，沉舟志決擊強梁；
妖氛掃淨河山固，峴首樓頭日月光。

第一次隨棗會戰之後，那年秋天，大概是重陽前後，那時前方的狀況相當平靜，我率領隨員數人，由樊城至石花街視察後勤設施。視察完畢，當晚住在石花街。

石花街在武當山的東麓，上武當山不過數十里。武當是國內名山之一，是道教的聖地，在武術上提起武當派也是大大有名。我隨軍來到襄樊之後已近一年，對近在咫尺的名山本早有一訪的雅興，只是平時軍書旁午，很難抽出空來作一次專訪名山的旅行。住在石花街的當天晚上，大家閒談起來，認為當時正是秋高氣爽的天氣，不可錯過登山一遊的機會，向我請示；我本早有此心，同時又不致妨礙公務，乃欣然應允。

翌日清晨出發，先赴草店，再由草店換乘山兜登山。所謂山兜就是類似四川的滑杆。草店正在武當山的山脚下；據說原來只是荒僻的小村，後來建築武當山，因工程浩大，各方工人薈萃於此，時日既久竟成爲一大市鎮，迄今猶相當繁盛

；後來第五戰區成立軍官訓練團即設立於此。

武當山，傳說是當初道教祖師張三峯，居此虔修，後為明燕王朱棣羅致軍中，頗著戰績，及即位，為酬庸其勳猷，乃敕建此一龐大林苑為其養真之所。一說是明燕王即位後，幾經尋訪建文踪跡均無結果，後聞建文已在武當山修道，乃留張三峯於此鎮守，不准再出。但為籠絡其心，乃不惜巨資為其建此勝地；計有三十六宮，七十二寺，規模之大其他名山罕與倫比；全部建築係用湖北二十四縣的七年糧賦建築而成，其耗資之巨亦可想見。

離草店後開始進還登山；九秋天氣，陽光和煦，微風拂袖，令人心曠神怡。沿途樹木蔭森，泉聲瀝瀝，五里一亭，十里一站。同行諸人或高歌以舒懷，或談笑以為樂，偶或長嘯則谷應山鳴，靜聽則羣禽婉轉，塵慮頓消，渾然皆有忘機之樂。

行近黃昏，偶見樵夫負薪而下，道友戴笠而歸，有頃則遙見園林一處，古木槎枒，雲烟半掩，近前則紅牆綠瓦，樓閣倚峙，入口處有大石碑一方，上書紫霄宮三大字，算是到了武當山的大門。

紫霄宮為遊武當山的第一站，遊客多需在此寄宿，廟內亦備有餐宿設備。我等入內後，旋有十數束髮道人，老少不一，趨前問訊，表示歡迎並請留宿，因請代辦餐宿各事，是晚即宿於紫霄宮。

晚餐前後，廟內道長知道我是五戰區的高級長官，都前來謁談，年齡都在五六十歲以上。最

後一位最老的道長蹣跚扶杖前來，視之頭童齒豁

，面上皺紋形同網結。此老道身披單衣，腰掛布袋，腳穿芒履，神氣瀟灑，耳聰目明，晤對間亦彬彬有禮，與言世事嘗答非所問，與談天道則津津有味，了無倦容。我問他：「高壽幾何？」他答道：「早已忘却歲月，無法奉告。」轉問旁邊另一位已七十餘歲的道長，據答他亦無法得知該老道的確實年齡，只記得自己十歲左右即到此山修道，那時此老已有他本人現在的年紀。據此推算，則此老道當在百三十歲以上。後來我再問他是何處人，他答道記得是山西解縣人，是關公的同鄉。又問他多大來此修道，他答道是十幾歲。我暗自盤算他在此修道竟已一百多年；於是我再問他曾否看見以前的長毛賊在襄樊一帶打仗，他答曾有其事，又問他看見長毛賊時他是多大年紀，他答道大概和施主你（指我而言）的年齡差不多。我那時年齡是四十九歲，距太平天國之亂為九十餘年，那麼，此老道的年齡算來確是百三四十歲了，令我對他肅然起敬，對他的來歷與修真的情形也更感興趣。

後來我邀此老道和我們共攝一影片，藉留紀念，他堅拒不願照相，我只好吩咐隨員暗中偷拍

。後來沖洗底片時，其餘各人都有影像，唯此老道的位置空無所見；實令人奇異而莫可究其由。此老道是平日住於廟後的山洞中；洞中除雜草一堆，顯示有人經常在此坐臥之外，別無長物。據說其飲食極為簡單，每餐僅饅頭或粟米飯團一個，有時且數日不食。後來於民國三十三年我在安徽主政時，聽說此老道已於三十二年物化。

武當探幽大別阻敵

第二天從紫霄宮向最高峯的天宮前進。這天所經道路與第一天大不相同；攀峯越嶺，穿林入洞，大都是羊腸鳥道，深谿幽谷，懸崖削壁，莫敢俯視；忽而密林覆頂，不見天日；俄而烟霧瀾漫，不辨東西；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感。及至穿過雲層，攀登武當主峯，則雲生脚下有如海上乘槎波濤洶湧，峯巒露頂儼同鼉鼉浮空，鴉鵲無聲，萬籟俱寂，別是一種境界。於是奮其餘勇，再事掙扎，登臨絕頂，循南天門西進天宮，登階入殿。至此已是武當最高峯頂，休息片刻，全身疲乏轉覺輕鬆。

此宮所有門牆、簷瓦、窗櫺、樓櫓，以及佛像神龕、香爐、簽筒與其他用具等，無一不是用雲南的紫銅鑄造而成，且雕刻精巧。站立宮前，一望無際，雲收霧散，頗有萬里山河盡收眼底，八方巒嶂玉笏來朝之概。宮後有一巖洞，養有不少神鴉，遊客一到即羣出飛鳴，可能是已養成向遊客覓食的習慣。還有一種靈枝瑞草，一枝在手，滿袖生香，不知是何種植物。

我們因為時間有限，對全山的三十六宮，七十二寺無法一一遊覽，除了最高的天宮之外，只揀了幾處順路的參觀。其中有石殿一座，係由整座石山雕鑿而成，門窗屋瓦，以至佛像、神龕、香爐等，亦無不是就此山石雕琢出來，其工程的精緻堪與銅宮媲美。其他各處宮殿、廟宇，規模多屬宏偉，然以年久失修大都破敗不堪，很多碑

柱牌樓，爲風雨侵蝕，已成陳跡，唯張三峯石像仍兀立無恙。緬懷當年開拓此山時工程之巨大，氣魄之雄偉，令人贊嘆。

當天下午仍回至紫霄宮住宿一霄，翌日下山，臨行老道送我仙桃、靈芝各一，以作紀念。仙桃攜下山後即腐爛；靈芝則保存至今仍然完好。歸途中，在山兜上口占七絕、七律各一首以誌遊蹤。

其一，七絕一首

爲尋勝境武當遊，邁步崎嶇興不休；
四面烟巒歸眼底，疎林葉萬山秋。

其二，七律一首

崔巍玉柱接蒼穹，萬笏來朝七二崇；
老道古松爭歲月，銅宮石殿鬪玲瓏；
雲開脚底千峯翠，身立天邊一目空；
瑞草瓊枝香滿袖，勝遊蠟屐興無窮。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南京棄守之前，我覺得大別山頗有戰略上的重要性，曾派遣幕僚人員前往作兵要調查，事後曾擬好大別山區的游擊作戰計劃。武漢撤守，我第五戰區自鄂東向鄂西撤退時，即將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留駐大別山，從事敵後的游擊作戰並將前此擬訂的游擊作戰計劃交廖總司令參考實施；對於探制敵後地區廣大民衆，防止物資資敵，破壞敵軍交通運輸，以及襲攻敵軍策應主力作戰，曾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至民國二十八年秋，廖總司令以患高血壓不治，逝於立煌。廖是保定軍官學校前後同學，同一樣是從湘軍中下級軍官幹起來的，最後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開始北伐時，他是劉興的團長

後升師長最後任三十六軍軍長。北伐後回廣西服務，任第七軍軍長，以迄抗戰軍興，於二十七年初升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他身體素稱強健，無任何不良嗜好，作事負責，且勇敢善戰，無論練兵作戰都是能手；但因秉性過於單純，不能應當時敵後的複雜政治環境，對共黨份子的興風作浪又無法控制，而愛好心切，以致演成高血壓，卒至中風不治，良堪痛惜。

廖磊病逝後，我們覺得這一地跨三省，包括數十縣，且控制津浦、平漢、長江的廣大戰略地域，如無得力之人前往主持，以致落於敵人或匪僞之手，對於國家前途當有莫大危害。正議論間，接到中央二十八年十一月二日的電，命我兼任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及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各職並須冠日赴皖，主持該邊區黨政軍一切事宜，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職務交黃琪翔接替。我奉命後深知中樞對此地區之重視，雖自維能力棉薄恐難於勝任，但大敵當前何可推諉。惟爲使爾後邊區工作能推行無礙，必須將大別山區當前狀況，以往缺失，今後方針向中央詳陳與請示。於是，奉命後即趕往重慶謁見委員長。蔣公指示并詳陳所見。

蔣公對我的建議都一一採納。嗣後又與中央各有關部、院、機關接洽及交換意見，並向各方面邀請推介皖籍賢能之士，一同赴皖工作，以資贊助。後來延聘同行者計有萬昌言、張宗良、范苑聲、儲應時、高長柱、汪劍影、汪平、鍾鼎文、陳維沂、張湘澤、汪少倫、周天固、桂競秋、韋永成、黃同仇、馬中驥等人，除最後數人外，

其餘都是安徽人。

那時敵後工作最感困擾的事，莫過於抗戰開始後由共匪改編而成的部隊，他們在戰區以內假抗日之名行擴張之實，不遵守命令對日作戰，專事收繳民間槍枝，勒收稅捐，勾引國軍士兵及地方青年以期擴充實力，並破壞地方行政系統，視法令於無睹。又挑撥離間，製造摩擦，對地方政府或友軍顛覆破壞無所不用其極。當時在安徽的無爲、廬江一帶也有由共軍改編之新四軍的一部，爲此我在離渝赴皖之前，特約請新四軍當時任在重慶的負責人葉劍英商談，希望他轉告前方新四軍的將領，務請以國家爲重，認清敵友，團結合作，一致對敵，並請尊重地方政府法令，約束所部。我並鄭重聲明此後無論是何部隊如有不遵約束，妨害抗戰工作者，我爲顧全大局起見，自不便緘默，請轉知駐在安徽的貴部多多幫助感荷不盡。我這一番話真是發生了效力，當我到達立煌時，新四軍原來設在立煌的辦事處，已經悄悄的撤退了，以後新四軍的部隊也未發現再在轄區內公開非法活動。當然他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認真作事不是苟且遷就的人。

組府立煌戍守皖南

從重慶回到樊城後，立即一面整裝準備赴皖，一面對第二十一集團軍總部的人員加以安排；集團軍參謀長董彥平將軍因故不能赴皖，辭職返渝仍回軍事委員會工作，部份人員隨我赴皖，其餘人員及八十四軍全部交黃總司令琪翔接管。處理完

畢後，於十二月下旬出發，先至老河口向李司令長官請示後，再率同警衛團經鄧縣唐河、駐馬店，越平漢線，再經汝南、潢川、商城縣赴立煌到職。此一路線為自老河口繞越淪陷區往豫東之捷徑，不通車輛，全賴步行，承二十二集團軍孫震總司令派川籍善擡滑杆之士兵六人同行，以備必要時之需。全程約七八百里，曉行夜宿，初冬季節天氣良好，同時道路平坦，隨行官兵前呼後唱，逸興殊濃，以此雖屬長途跋涉，也不親勞頓。所經各縣，地方軍政主官及民衆團體均自動前來迎送，非常熱烈，深為感動。

二十九年元月六日到達立煌，所有在立煌的黨政軍各機關人員及民衆團體，都熱烈的迎於郊外，從他們面部表情看出他們內心的真摯，我知道他們所感激的不是我個人，而是我代表的政府對敵後軍民同胞的關懷和溫暖。他們喜淚迸流，我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哽咽難語。

我的住處省政府已早為我備妥，當晚即住入該宿舍內。翌日首先赴古碑沖的嚮山寺廖總司令靈前獻花致祭，並代表李長官慰問廖總司令的家屬。古碑沖是立煌郊外的一處比較寬敞的山凹，嚮山寺即在沖內之山崗上。時值寒冬，落葉滿山，朔風蕭瑟，憑棺默念益增悲愴，想起數十年來患難相共的同窗戰友，一朝永訣，不禁潸然。

祭奠後，即赴集團軍總部作一般巡視，與總部高級官長晤敘，因大部都是老戰友，久別重逢，自然倍覺親切。當即詳詢各人近況及軍隊情形，得知一切均屬妥適，深為欣慰。二十一集團軍的官兵都是我抗戰開始時率領出來的子弟，也是

我今後達成任務的主要憑藉，我自然不能不特別關心。

從總部巡視完畢之後，返回立煌省府召見省府所屬各單位，以及省黨部等機構的主管人員並詳詢一切。隨後便訪問當地年高德劭的賢達，表示我對他們的尊敬，博取以後在工作上的衷心合作。翌日省府召集所有立煌之黨政軍各機關學校團體人員，行就職典禮；即席向全體轉達中央關懷敵後工作同志之意，並就國際情勢分析我抗戰前途，希望全體努力奮鬥，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那時歐洲英法已為德侵波蘭對德宣戰，美國已宣佈廢止日美商約，我判斷全世界性反侵略軸心的戰爭不久便將爆發，後來竟絲毫不爽。

宣布就職之後，逐日聽取各單位的業務報告，俾徹底了解大別山區及其周圍的一切情形，作為擬訂爾後工作計劃的依據。當各位均已報告完畢之後，我突然想起立煌大小單位的主管都已見過，惟有新四軍立煌辦事處的人員尚未獲見，不免納罕，乃即派人前往通知來見，旋回報該辦事處的人員已於兩日前秘密撤退，僅留下一塊辦事處的招牌，兩個帳篷，及滿地散亂的雜物。看情形他們走得還相當倉皇。據報告原來設在立煌的新四軍辦事處，工作人員不下數十人，負責人張雲逸是海南島人，曾在廣西作事多年，這可能是因為二十二集團軍大部份是廣西人，便於接近之故。他此番不告而別，可能是做賊心虛，怕我對他們不客氣。

當時在立煌的軍事單位，除二十一集團軍總部和若干直屬部隊外，還有一部份學生軍。二十

一集團軍的官兵都是我舊日袍澤，大都是本黨的忠實信徒，且訓練有素，共黨要煽動他們脫離本黨，投往匪幫，我相信是絕不可能。惟新組織的學生軍，他們之中一部份是廣西大學未畢業的學生，以及其他學校志願從軍的學生，思想比較複雜，而且多數心志未定，認識不清，或有為新四軍引誘的可能。於是我即召集該隊學生軍至省府內訓話，予以告誡，使其提高警覺，不要受共黨的欺騙。不料該隊學生軍，已有極少數參加共黨，竟於是夜秘密逃往新四軍部隊去了。各縣長中也有數人曾加入了共黨，亦同時逃走。這麼一來，反使抗日陣營得以淨化，黨政軍上下人員一致為之額手稱慶。

經過一個星期左右的考察，對黨政軍各方面的情形，有了相當的瞭解之後，我開始根據各種狀況，遵照中央迭次頒發的政令，再參考各方面的意見，研擬黨政方面的整建計劃綱要，準備召集一次黨政幹部聯席大會，提出討論，作為今後整個豫鄂皖邊區施政的總綱領。並召集各軍長，游擊部隊指揮官，各軍參謀長等前來立煌商討邊區全般對敵作戰計劃及軍事部署。同時着手調整黨政軍各機構的組織及重要工作人員。那時人事制度不像今天上軌道，新官上任總得有一番人事的安排，這種積久而成的習慣，如新任主管到任之後不立即發佈人事，反使各部門的主管惶惶不安無心工作，且有新任主管一到便馬上提出辭呈表示讓位的，如新任要他繼任便加以挽留。我到立煌之後，除了必需調整者外，我儘可能責令繼續工作不予更動。雖然我邀請了十幾位人士隨